



神秘的疯女

钲 著

I247.5
3569

51.2-138



神秘的疯女



624123

神秘的疯女

黄征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星湖北二里八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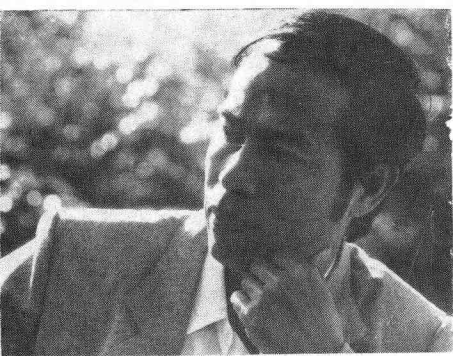
广西农科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插页 8 191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400册

ISBN 7—5363—0373—4 / I·88 定价: 3.25元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黄征，男，壮族，1945年11月生，广西邕宁县平南村人。少年时代在风景秀丽民风淳朴的八尺江畔度过，1968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数学系。曾在广西西部南盘江畔任教十余年。1972年开始文学创作，1979年加入作协广西分会，1986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江和岭》等，其中中篇小说《江和岭》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中篇小说奖。

目 录

荒漠天堂	1
神秘的疯女	33
鬼谷黄昏	79
黑色大林莽	124
山 怪	173
野滩之恋	212
后 记	279

荒 漠 天 堂

这确实象一条上帝安排它的巨仆在被分往天堂或地狱之前必走的路。谁掉下去就进地狱，谁通过了就入天堂！

广袤无垠的戈壁无休无止地向天边延伸，无遮无拦的阳光下，砂石上升腾的热浪使远处的景物歪歪扭扭，一下子飘起来，一下子又沉下去，令人头昏目眩。炙热的漠风象魔鬼毒热的舌头，一下一下地舔着人的皮肤。

“感谢仁慈的上帝，我终于踏进天堂的大门了！”

约翰尼在绝望之中看到了木扎尔特河，看到了河边一角醒目的生机勃勃的绿洲，他忍不住伸开两臂，张开龟裂着血口的嘴唇欢呼。他的两腿已坍塌下去，脸庞沾满了灰尘，显得分外憔悴，皱巴巴的象一片干枯的胡杨树叶。

约翰尼骑的骆驼加快了脚步。它已经闻到了河水诱人的清香。羊皮袋里盛的水早就喝光了，约翰尼的喉咙在冒烟。他扶首驼峰，听任忠实的骆驼一摇一晃地从荒原往河边走。要不是看到木扎尔特河岸克孜尔千佛洞前面的绿洲，约翰尼大概挺不住了。现在好了，绿洲就在前面，克孜尔千佛洞就在前面，那里有清凌凌的水，有取之不尽的财富。唉，愚笨的中国人啊，你们怎么不知道使用自己的财富，而是由他——不畏艰险的约翰尼从万里之遥的欧罗巴跑来捡拾呢？

约翰尼正高兴，突然看见一只蜥蜴钻进一个白森森的人头骨里！再往下望，还有其它的骨头一直散落到沟底。在这单调的灰黄色世界里，惨白的骨块令人触目惊心。这是什么人的呢？无人收尸，是强盗？是跟约翰尼一样跑到中国的大西北来掠夺文物的欧洲人？

“我的上帝！”约翰尼划了个十字，闭上了眼睛。他不敢多看一眼地上的骷髅。可以想见，当那人倒地毙命后，引来了多少饥饿的荒原狼，饿狼们又是怎样无情地撕扯抢夺，一夜之间，使这默默无言的黄沙上仅仅留下了这些同样是默默无言的骷髅！看在眼里，约翰尼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

慢腾腾的骆驼带着他，终于来到了河边。

约翰尼在平坦的河滩上，很快就看到了如篝火似的红柳花，看到了倔强地站立着的胡杨树，看到了河岸崖壁上那一排排的石窟。约翰尼激动得浑身发抖。他忘记了干渴，忘记了疲劳，跳下骆驼，就向石窟跑去。他只觉得眼前闪耀着无数的金币。

约翰尼气喘呼呼地爬上去，钻进了第一个石窟。“啊哈，克孜尔千佛洞，我终于把你征服了！”他兴奋得几乎要昏过去。“伟大而又可怜的英国佬，感谢你们什么也没有拿去，什么都给我约翰尼留下来，上帝保佑你们。”约翰尼指的英国佬，是利特代尔夫妇，他们曾经钻进这些千佛洞，不知是缺乏兴趣，不懂得洞里文物的宝贵，还是没有手段，除了拍下几张蹩足的照片，带回伦敦大吹大擂，什么东西也没有拿走，却钻进地狱般的罗布泊里，历尽千辛万苦，使尽诡计，捕获了四峰野骆驼，回伦敦动物园换了几个钱。约翰尼就是根据这个情况，离开法兰克福，离开了亲爱的海伦娜，

跑到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来的。他希望，从这个闪着东方文明之光的地方，能得到无与伦比的瑰丽的壁画，或是象犹太人斯坦因那样，从敦煌的经书洞里，只花二十两纹银就掠得一万本古书，捞得大英帝国的奖章，名利双收。

约翰尼哪里想到，在千佛洞里，别说是经书，连一张纸片也见不到了。洞内的壁画，也已百孔千疮。有价值的画面，早已被别人挖去，挖不走的也给打烂了，壁下散落着涂有鲜艳色彩的壁画碎块，有舞女的下巴，有舞女嫩笋般的臂膀和小腿。约翰尼用随身带的小铁锤去翻了翻，翻出一块巴掌大的壁画碎片。他气恼地将它砸烂了。

约翰尼看了一个洞又看一个洞，最后是大失所望，垂头丧气。钻完最后一个洞，他简直要瘫下来了。他发现自己编织的美梦已经成了泡影。英国的鲍尔和斯坦因，法国的伯尔，俄国的鄂登堡和普尔热瓦斯基，还有他的德国同胞勒柯克和格伦韦德尔，甚至不起眼的瑞典人斯文赫丁，全都在这块神奇而又可怕的土地上捞了一把，名利双收。他约翰尼孤身一人来到克孜尔千佛洞，本来是要创造一个震惊世界的奇迹的，他是要一步登上天堂的。眼前这些破败的千佛洞，使他真如踏入了地狱一般。

呆坐了一阵，约翰尼仍然不死心，回过头来，用铁锤在各个千佛洞的洞壁四处敲打，希望能碰上好运气，找到一个暗藏的藏经洞，不必象斯坦因那样到手一万本经书，只要得到一千几百本，也不枉克孜尔千佛洞一行了。而碰这种运气的人决不止约翰尼一个，他这个最小最小的愿望当然也成了泡影。

约翰尼自己也不清楚，绝望之中，他是怎样昏昏糊糊地

寻着骆驼的足迹走到一个谷口处，来到一条山涧边的，他趴在涧边，把头伸进水里痛饮，直喝得肚子发胀，水将要from喉吃里倒流出来，他才直起身，然后往后一仰，沉沉睡去。

在梦中，他背着沉重的东方瑰宝回到了法兰克福。亲爱的海伦娜欢呼着向他奔跑过来，投入了他的怀抱。他站立不稳，一失足推入了莱茵河里。醒来时，他冒了一身冷汗。他想起了沙地上的骷髅，想起了万里之外的法兰克福。啊，法兰克福！约翰尼失望中涌起了一股思乡之情。海伦娜姣好的笑脸在他面前闪现。一滴眼泪从他的眼角滚下来，落到了身下的沙土上。这时候，骆驼在他身旁悠闲地嚼草。山涧对面，两只前来饮水的黄羊从一丛沙枣后面探出了脑袋，望着他。他把黄羊看成小鹿了。作为一个法兰克福人，他对小鹿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一千多年前，喜欢对外发动战争扩充领土的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在同萨克斯人的战争中，到了莱茵河边，被浓雾包围，正是一头母鹿和一只小鹿引着国王和他的军队涉水到了对岸，脱离了困境。这使查理大帝下达了建立法兰克福这座城市的命令。意为“法兰克人的浅滩”。那么，这两只黄羊是不是也指引约翰尼到达胜利的彼岸呢？约翰尼站了起来。黄羊被惊动，瞬间没了踪影。

夕阳正向西天坠落，苍穹和大漠组成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绿洲里的树木、草丛，克孜尔千佛洞，木扎尔特河，明屋达格山……都在晚霞中燃烧起来，天地间赤红一片。一阵阵带着凉意的晚风从木扎尔特河下游吹来。约翰尼忽然听到了山涧上游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口哨声和歌声。歌声时而悠扬时而粗犷。这山谷一定很深，这山涧一定很长。在山谷里不过的地方，有唱着歌的牧羊人。约翰尼拍了拍身上的泥尘。

拉着骆驼，沿着淙淙流水的山涧往里走。他已经开始害怕一个人在荒野中的孤单，他想到人群中去。当然，他忘不了摸一摸随身带的武器。

夕阳告别了荒漠，夜幕悄悄地降临了。约翰尼跟着弯弯曲曲的山涧走着，那歌声时断时续，好象离得很远，又好象离得很近。忽然，他惊讶地发现，他所追寻的歌声竟从身后传来。其实那不是歌声，而是一种怪叫。他慌忙转过头来，看到了一片奇形怪状的风化石，象是一群狰狞的魔鬼，在黑暗中向他扑下来。山谷深处没有牧羊人在唱歌，只有晚风吹进风化石上的孔洞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嗡鸣。

约翰尼知道这种自然现象。自从他取道印度，经过克什米尔，翻越白雪皑皑的喀喇昆仑山口进入中国后，他没少经历险境，没少遇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物，他的胆量不应是小的，小胆的人是不敢踏上这条路的。然而在这狭窄而阴森可怕的山谷里，他仍然无法驱除自身的畏惧。他急忙转身，牵着骆驼从原路退回。正在这时候，一块日月被太阳烤炙夜夜在低温中收缩的岩石啪啦一声裂开了，带着吓人的呼啸声从崖顶上滚下山涧，在离约翰尼很近的地方，砸出一声沉闷的巨响。约翰尼不敢怠慢，抱头鼠窜，逃离狭谷。

这一夜，在木扎尔特河畔，在克孜尔千佛洞前荒凉无人的绿洲上，约翰尼是在一棵大桑树上度过的。

第二天一早约翰尼就赶到库车。这个古龟兹（读丘慈）国的所在地，穆斯林们正在欢度隆重的古尔邦节。约翰尼找了一个偏僻的小店住下来，洗了一个澡，换下邋遢不堪的衣服。又到巴扎（市场）里吃了两块馕一碗马奶酒三串烤羊

肉，才恢复了元气重新象个人的样子。

礼拜寺顶上的鼓乐声响彻云霄，使古老的库车城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约翰尼由于长时间的奔波劳累，昨晚在克孜尔千佛洞前又没能好好休息，头脑仍是昏昏沉沉。但在这极难遇上的欢乐的古尔邦节里，穿行在身穿鲜艳的节日盛装的人流中，他受到了感染，精神也振奋起来。人们友善地朝他点头问好，每每走过人家的门口，主人总是好客地真诚地邀他进家去坐，请他喝奶茶，吃羊肉抓饭，品尝节日里丰盛的小吃。这使约翰尼充满了信心。约翰尼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根本不必象小日本的大谷光晴那样跑到和田去学半年的维吾尔语。为了实现目标，在途经克什米尔的时候，他就去结识了一个维吾尔商人，并跟着商人翻越喀喇昆仑山到喀什，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不但打听好到克孜尔千佛洞的准确路线，还跟商人将维吾尔的日常用语学会了不少，虽嫌生硬，却也对付得过去了。进入库车，他的这点小天才马上就派了用场。人们发现这位黄头发蓝眼睛的白人小伙子竟然会讲维吾尔话，颇感亲近，在“您好”“您好”的问候声中，拉近了距离。

约翰尼随着人流走到礼拜寺前。这里挤满了黑压压的人。这些忠实的教徒们做完了乃玛孜（礼拜），便在礼拜寺前面跳起了欢快奔放的萨玛舞。约翰尼穿行在人丛中，物色他认为有可能成为向导的人。

一个彪悍的、唇上留有短髭的维吾尔族青年抖动如鹰翼般的双臂，友好地邀他下场共舞。约翰尼不由一怔，但很快就反应过来。为什么不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和当地人接触呢？他笑着表示感谢，就加入了跳舞的人群里。跟着维吾尔族音乐鲜明欢快的节拍，他竟跳得十分舒展，十分得心应手。

手。这个黄头发蓝眼睛的青年人马上博得了人们的齐声喝彩，并把这不太和谐的场面称为库车的古尔邦节的一大奇事。那位维吾尔族青年很快就和他相熟了，他喜欢他的豪放，喜欢他对维吾尔习俗的尊重。青年邀他到家里去共度节日，他也就趁机送了一些使人倍觉亲切的小礼物，编造了一个颇能令人同情的身世与青年人交心，又帮青年解决了几个小小的困难。过了一段时间，时机成熟了，他才向青年提出来，请青年帮忙。同时答应事成将给以酬谢。青年根本就不需要他的什么酬谢。既然是朋友，是一定要帮忙的。果然，他从一层又一层亲戚关系中打听到：为巴依老爷牧羊的卡孜木大叔知道一个十分秘密的藏经洞。

“藏经洞？就是藏有很多很多古书的洞？”约翰尼的心一阵狂跳。

回答是肯定的。

“但是卡孜木大叔的脾气很古怪。”维吾尔青年告诉约翰尼，“不管外国人怎么求他，出怎样的价钱，也没法请他去找明屋（千佛洞）。”

“能知道那藏经洞在哪个方向吗？”约翰尼问。

青年人遗憾地两手一摊：“知道的话，我还不带你去找吗，那又不是值钱的东西！”

原来千佛洞是很久很久以前此地信奉佛教的国王和百姓开凿出来的，当时还派许多人长年住在洞里，供奉那些佛像的金身和壁上的彩图。大约在公元1225年至1264年间，阿拉伯著名的阿訇穆拉·热西丁来库车传播伊斯兰教，使这一带的鲁库蒙古部落十万余人全部皈依伊斯兰教，信奉真主而不再信奉如来佛祖了。从此，人们就不再理会那些金碧辉煌的

千佛洞了，把经书都看作不值钱的东西了。这正好让外国盗文化窃贼钻了空子。

约翰尼又尽量打听卡孜木的身世、为人，然后备下了十分厚重的礼物，走进了巴依老爷的家。

卡孜木无法违抗巴依老爷。

本来，巴依老爷是决定将卡孜木从牧场召回库车，将他交给约翰尼的，可是约翰尼婉言谢绝了老爷的好意。他决定亲自到牧场上去见卡孜木老人。一切都由他自行作主，这比中途再让巴依老爷胡言乱语要好得多。打通了巴依老爷这个关节，这已经使他心满意足，看到了一线天堂的曙光。于是他又骑上他的骆驼，跟着巴依老爷派给他的人上了路。

走了几十里荒漠到卡孜木老人放牧的地方，约翰尼发现，所谓脾气古怪的卡孜木老人其实是一个十分和善的维吾尔老人，在又破又旧的“尕巴”（四角小花帽）下，老人满头乱蓬蓬的头发象一团弄脏了的绵羊毛，胡须也一样的灰白，一样乱蓬蓬的。浅灰色的眼珠却是分外的柔和，好象总含着笑意。这大概是因为他的身边有一个孙女的缘故。

卡孜木老人的孙女阿依古丽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由于她经常用沙枣树胶梳头，她那十几根小辫子黑油油的，衬托出轮廓清晰的面庞更加天真可爱。她那浓密的睫毛帘子似地低垂着，微微翘起的小鼻子旁，散布着几颗雀斑，线条分明的嘴唇时常微微地开启着，使她永远流露着疑问、惊讶和向往。大漠的风沙和烈焰无法征服旺盛的生命，阿依古丽象一小朵坚挺的开放着的鲜花。她和祖父卡孜木坐在一起，竟然使大漠的色彩变得十分的协调了。她就是卡孜木的生命，有了

她，卡孜木才有笑容，喝马奶子酒时才觉得醇香，喝奶茶时才觉得甘甜。要不是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孙女，卡孜木老人就会浪迹天涯，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老老实实地给巴依老爷放羊了。

因此卡孜木老人也就无法违抗巴依老爷的命令。

来人带来的命令是十分清楚的：卡孜木马上把羊群交给来人，然后给约翰尼先生当向导，将约翰尼先生带到他所知道的藏经洞那里去。如果卡孜木做好了这件事，巴依老爷将给他全羊双倍的工钱，此外还将由卡孜木在羊群中任挑十只羊归自己。如果不干，牧羊的工钱分文不给，从此也不再叫他放羊，在库车周围也休想再找到个工作来糊口。

“卡孜木大叔，对你来说，这事是太容易了，就象在羊群中抓一只跑不动的羊羔。”约翰尼尽量使自己蹙足的维吾尔语讲得亲切和轻松。“事成之后，我还将有相当十只羊的钱送给你，再送给你这可爱的阿依古丽一对金耳环。”

卡孜木老人垂下头，抬起粗大的手揉擦面颊和眼睛。洋人的许愿未必可信，而巴依老爷却是说一不二的。唉，到底是那个多事的人把他知道藏经洞的事告诉这个外国人，使他卡孜木左右为难呢？愿胡大惩罚那多嘴多舌的人！

“好吧，我带你去。”

卡孜木老人两眼盯着干燥的土地，声音低沉、颤抖。

“卡孜木大叔，那藏经洞大吗？这么大？这么高？”

“卡孜木大叔，那藏经洞的洞口离地面高不高？经书难道不难搬下来？”

约翰尼不断地比着手势，一句接一句吃力地发问。那怪腔怪调，惹得坐在卡孜木旁边的阿依古丽嘻嘻地笑。卡孜木

老人低着头，闷闷地吸着呛人的莫合烟，不出一言。最后，他才不满地看了约翰尼一眼，淡淡地说：“到时你就知道了。只是我老了，记性象融掉的雪一样没有了。能不能找到我也不知道。”

“你会找得到的。”约翰尼说。难道卡孜木敢找不到藏经洞吗！

“阿依古丽，”卡孜木老人摸了摸孙女的头，“爷爷要给这位先生带路，你就留下来等爷爷吧。”

“爷爷到哪里去呢？”阿依古丽仰着漂亮的小脸蛋问。

“千泪泉。”

“千泪泉！爷爷，我也去！”阿依古丽惊喜地叫起来。

“快答应我，爷爷！”

“也好。”卡孜木沉吟了一阵，答应了。“经过库车时，也好给你买一件连衣裙。”还是让孙女留在库车好。

阿依古丽听了，高兴得跳起来。

“不，不！”约翰尼连连摆手，“我们不要经过库车，不要。我们什么地方都不经过，就从这里直接到藏经洞去。等找到藏经洞，你们的钱多了，再去库车买好东西。”约翰尼哈哈大笑着重复说：“买多多的好东西，多多的好东西。”

“不过库车，沿途都是寸草不生的戈壁，先生你受不了呀！”卡孜木老人盯着异想天开的约翰尼。

“受得，受得！”约翰尼拍着胸膛，“我从法兰克福来，知道吗，德国的法兰克福。地球的那一边。”卡孜木和阿依古丽当然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库车，只知道草场、绿洲、戈壁和天山。怎么会住到什么球的那边！约翰尼耸耸

肩，只好说：“什么险路我都不怕，撒哈拉大沙漠我也不怕，中国的戈壁？没事！”他握紧拳头挥舞了一下。他有单独走戈壁去克孜尔千佛洞的经验。

“好吧。”卡孜木同意了。横穿戈壁，少绕不少弯路，也好。反正也不是很远，最多一天的路，又有骆驼。多带一点水就行了。他转身收拾东西去了。

“阿依古丽，你来。”约翰尼叫住了小姑娘。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阿依古丽觉得这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不但不可怕，还相当有趣，生硬的维吾尔话也挺好玩的。平日，除了年老的爷爷，和她相处的就是不会讲话只会咩咩叫的羊群。难得看见一个生人呢。阿依古丽有点发窘地站住了。

“来，来，小姑娘。金耳环回库车我再给你。我先送给你一个小礼物。”约翰尼说着，将一个小小的金属十字架放到阿依古丽的手上。

阿依古丽好奇地接过来，很快就象被沙蛇咬着似的惊叫一声松开了。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使她害怕。

约翰尼从沙地上捡回十字架，结结巴巴地向阿依古丽解释，这是能救赎人类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然而阿依古丽无论如何也不要。她不明白为什么上帝的儿子还被钉起来，不明白连自己也保不住的人怎么还能救别人。约翰尼只好作罢，说：“这个礼物你不要，以后回到库车你喜欢什么我买什么送给你。”

“阿依古丽，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刚才说的千泪泉是什么意思呢？”约翰尼笑着问。这才是他留下阿依古丽的目的。

“千泪泉，就是由一千滴眼泪流成的泉水呀！”阿依古丽认真地说。